

攻

媿

集

六





攻 媿 集
(六)

樓 錦 撰

攻媿集卷二十七

奏議

四掖奏議

繳泉州吳淨黨罪案

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。職所當書。人命所繫。尤當加謹。嘗攷近歲所斷。過四百餘人。非不欲求以生之。而奏案所言。愚民犯法。多其自取。不敢輕有論奏。臣聞之書曰。罪疑惟輕。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經者常也。殺人者死。法之常也。殺人而不死。是失之不常也。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。而使死者銜冤也。特以罪有可疑者。可以殺。可以無殺。殺之則恐其無辜。不殺則失之不常。寧失之而不忍其不辜而死也。國家列聖仁厚。凡大辟刑名疑慮。情理可憫。皆許奏裁。率從寬貸。國祚靈長。此其大者。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。本州見以疑慮具奏。以臣觀之。亦幾于可憫者矣。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。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。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。既無殺人之心。又初不操殺人之器。許應遂惡其穢語。先以木扁擔趕打。案中明稱淨黨勢迫。見有木柄鐵齒爬挐。急把起爬挐。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。血出倒地。再以爬挐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。扇骨上一下。傷重。于辜限內身死。爬挐既非殺人之具。又當夜分之時。穢語初無切害。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。偶有爬挐而取擊之。止于二下。遂致重傷。原其本心。非

是兇惡。實之死地。罪有可疑。欲望聖慈。體大舜惟輕之仁。廣列聖好生之德。矜愚民之無知。察所犯之非。故特下刑寺。重別定斷。儻蒙寬貸。亦必杖脊配流。或加遠惡。足以償死者之冤矣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小貼子。臣詳考本州奏案。許應遂被打之時。妻阿曾。弟許應明。同蘇穗奴扶策。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。向火炙救。蘇穗奴等依舊打糖。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爲重傷。況本州具奏有云。原其所犯。本無殺意。若便行正斷。竊恐不中。有此疑慮。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裁。則是本州亦以爲疑。竊恐難以正斷。伏祈睿照。

繳刑部劄子

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。三省同奉聖旨依。

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。合申提刑司詳覆。依法斷遣。其有刑名疑慮。情理可憫。屍不經驗。殺人無證。見四者。皆許奏裁。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。紹興以來。凡奏裁者。必貸。見今所行。屍不經驗。殺人無證。佐而奏案中。情理分明者。皆自依斷。必委提刑親臨。察其無冤。而後處決。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。其刑名疑慮。情理可憫者。又皆詳酌罪犯。或貸或不貸。亦非盡從輕典也。年來死罪日報。思欲澄源正本。以幾刑措。而未有以爲策。今忽奉前項指揮。臣再三細繹。雖是申嚴舊法。欲革淹延之弊。深恐未易施行。敢因其言。條列如後。

一。謂州郡之吏。慮申提刑司。未免有賄賂之費。徑以聞之于朝廷。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。不惟不復詰問。間有申詳覆者。亦疏下州郡。使之奏聞。臣竊以爲未然。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。州郡詳覆。而本司

之吏利于受賄。此當責之提刑。非法之弊也。當有以禁止之。豈可縱而不問。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。則所謂利其安靜。間有詳覆。亦疏下州郡。使之奏聞者。官耶吏耶。以爲吏。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。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。以爲官。則亦當以此責之。提刑別議申飭可也。

一謂刑名初無疑慮。情理初無可憫。類皆飾爲辭說。而以數百幅之案牘。上千九重之聽覽。中書之務不清。都司之事日積。刑部疲于擬議。棘寺困于約法。臣竊以爲未然。初無疑慮可憫。飾爲辭說者。蓋有之矣。然求之于古。用刑之際。寧過于詳。毋過于簡。故王制曰。成獄辭。史以告于正。正以告于大司寇。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。王命三公參聽之。三公復以告于王。王三又。然後制刑。蓋如此其詳。唐制諸州斷死罪。雖非疑慮。各三覆奏。亦不以爲繁也。今奏案之上九重。亦惟以視其成而已。中書之務不清。恐不專爲此。若都司刑部棘寺。則職專在此。爲此言者。恐未免于憚煩之譏。

一謂諸州囚禁。以候奏案之下。淹延日久。其間證佐牽聯之人。或監或繫。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。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。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。臣以爲此論誠美矣。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。誠爲大患。是當別議措置。如此令一行。州郡承風觀望。鍛鍊周內。或至移情就法。苟免駁糾。徑從詳覆處斷。鮮以上聞。殺人愈多。傷欽恤之仁。奸至和之氣。必有甚于今日。兼恐囚無生路。翻異愈繁。淹延愈甚。囚繫愈多矣。一謂欲乞明降指揮。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。其當職官吏。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。朝廷知其難行。旣以貼去而改之云。今後應諸州軍勘鞠公事。如罪犯委有疑惑。情理可憫者。方許奏裁。其有情法相當。

所犯初無疑慮者。令徑申提刑司詳覆。斷遣施行。臣以爲議者固以必不可行。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。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。不待申言。言之先後。意有重輕。必欲申嚴。若曰情法相當者。申提刑司詳覆。依法斷遣。其委有疑惑。情理可憫者。方許奏裁。則其辭尙緩。或別議戒諭。則可。若今所降。臣愚實恐州郡妄希風旨。奏裁之案日少。詳覆而斷者益衆。雖都司刑寺之事簡。而殺人愈多。此臣所以寒心也。

一謂。自此敢有違戾者。必罰無赦。又小貼子內稱。間有將賊贓低估價錢。止作四貫七八百文。以應贓不滿之條。若此等類。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。將官吏取旨施行。臣竊以爲尤非也。漢景帝之詔曰。獄疑者。讞有司。有司所不能決。移廷尉。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。不爲失政。恐人之畏罪而不讞。故以此誘之。今而曰必罰無赦。則誰敢讞乎。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。論者固已深慮。而況此明禁之乎。低估價錢者。取旨施行。則今後必多贓滿之人。尤非臣所敢聞也。竊觀自古書傳所載。惟務寬宥。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之類。不一而足。矧祖宗以來。惟恐有司不以冤獄上聞。大中祥符六年。眞宗以外郡斷獄有疑。及情理可憫者。避大理駁糾。不卽申奏。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。附驛以奏聞。付大理寺詳覆取旨。天聖四年。仁宗詔。自今大辟案。情理可憫。而刑名疑慮者。更不申提點刑獄官。竝具案聞奏。如無枉濫情弊。更不駁勘。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。

右前件所陳。上瀆天聽。罪在不赦。竊以爲今日斷獄。旣未有澄源正本長策。使斯民之無犯。莫若且仍舊貫。無事改作。深恐講之未詳。反致已甚。拳拳納忠。不敢愛身。臣非好爲立異。利害所在。職所當言。不容緘

默伏望聖慈詳察。寢能上件指揮。實爲天下幸甚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皇后宅恩澤

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。尙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施行。

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。所得恩數自有故事。然司封格法。但載大禮恩澤數目。其冊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。大率國家循例等事。有其舉之。莫可廢也。有其廢之。莫可舉也。皇后冊寶親屬推恩。舊得二十五人。隆興二年。因臣寮申請。特減七人。此安恭皇后之例也。至淳熙三年。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。于十八人中。又乞減省。遂又減八人。紹興元年。皇后受冊。先得旨。應照淳熙三年以前條例。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聞。得旨。與十人。仰見陛下遵守家法。莫敢舉之之意。今因李孝純等陳乞。卻復八人。雖比之舊制。仍少七人。正合安恭皇后之例。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。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。而今日又復增添。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。不宜有此。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。俯循其請。乞降睿旨。所添八人。止許奏本宗親。如此。則既不失恩厚。又有撙節。不致汎溢已甚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

同給事中尤表。

臣等聞之。蘇軾上書于神宗。其論存紀綱曰。建隆以來。未嘗罪一言者。縱有薄責。旋即超升。許以風聞而無官長。風采所繫。不問尊卑。言及乘輿。則天子改容。事關廊廟。則宰相待罪。臺諫固未必皆賢。所言未必皆是。然須養其銳氣。而借之重權者。豈徒然哉。將以折姦臣之萌。而救內重之弊也。又曰。彈劾積威之後。雖庸人亦可奮揚。風采消委之餘。卽豪傑有所不能振起。此天下之至論也。仰惟陛下隆寬盡下。和顏受

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。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。最蒙眷注。言聽諫行。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。雖去言職。遂正從班。人皆以爲陛下賞之也。辭免一再。除職與郡。大中以書生起家。陛下拔擢至此。在大中之分足矣。而臣等猶敢有言者。非爲一大中也。爲臺諫事體惜也。非止爲臺諫事體也。爲國家惜紀綱之地也。大中論一少卿。亦不知所言之詳。而同日與郡。陛下旣以爲權侍臣矣。而僅一直寶文閣。天下傳聞。必以爲朝廷以言罪人。乃與所論之人俱坐汰斥。實傷國體。且虧仁厚之政。近年臺諫風采日消。正賴陛下主張。使之振作。以尊朝廷。以讐姦邪。以沮僥倖。言脫于口。應之如響。中外竦動。紀綱自張。不然。則所損甚多。來者亦不可爲矣。公議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。或留之論思。獻納之班。度今事勢。大中義難復留。敢望聖慈。念祖宗之深意。鑒蘇軾之至論。詳察事體。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。施行稍有次第。使得從容引退。優禮以遣之。養臣下敢言之氣。全國家退臣之禮。猶足以示四方。儻陛下慨然感悟。曲留其行。則臣等幸甚。過望。士大夫感悅奮勵。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。所有錄黃。臣等未敢書行書讀。

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

皇后歸謁家廟。親屬推恩數內。門客將孝曾。親屬張孝誥。霍淵。霍溥。白身補官。

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。嘗具繳奏。乞將所添八名止。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。臣伏而思之。雖比之壽成皇后。添此八人。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。臣亦不敢固執。卽已施行。近者伏覩皇后歸謁家廟一行。推恩給事中論駁。蒙陛下曲從其言。仰見聖主化由近始。中宮以義制私。朝政清明。

中外悅服。近來親屬推恩。雖人數比舊爲多。然出自宸斷。裁節橫恩。大率略盡。臣輩尙復何言。仰惟陛下從善如流。千載一遇。詎敢失職。以負聖明。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。臣亦不復論列。命婦加封。親屬轉官。悉當書行。惟是門客蔣孝曾。白身補將仕郎。親屬張景誥。霍淵。霍溥。白身補承信郎。求之故事。旣無比。例比之衆人。最爲太優。蓋白身補官。豈是細事。官冗已甚。不應開此倖門。前此止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。特旨放行恩澤。張景誥。霍淵。霍溥。旣是親屬。卽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內補官。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。別添三人。反過安恭皇后之例。若門客則無補官之例。尤不當僥冒補授。欲望睿旨。令親屬三人于所添八名內。奏補。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。或與免文解一次。實爲允當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攻媿集卷二十八

奏議

西掖奏藁

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

臣仰惟陛下不忘簪橐之舊。念景珪家食之久。授以大藩。本無不可。兼景珪屢試劇郡。節用明法。亦未嘗有害于民。惟是近歲。游致煩言。倍費君上保全之賜。王畿輔邦。吳門最大。而起于散地。而遽得之。必至公論籍籍。恐非所以愛之也。士大夫苟無大過。清朝不忍終棄。矧如景珪。付以一州。自可辦治。而臣猶以爲言。蓋恐未允公議。終難區處。欲望聖慈。改畀以次州郡。俟其治績稍見。以序陞遷。不過少遲歲月。人亦無得而言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劉煒監司差遣

聖旨首議禁戢私錢。今已見效。依舊與監司差遣。

臣與劉煒。初不相聞知。第聞其爲人。頗有志于事功。故朝廷任以邊郡。權爲淮漕。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。觀之。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。兩淮鐵錢。私鑄太甚。浸淫入于內郡。合行措置禁戢。人雖以爲私憂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。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。煒自任其事故。一以委之。然而慮之不審。處之不詳。行一切之令。而欲去積年之弊。當時公私兵民。行商坐賈。雖貧富多寡之不同。苟蓄一錢。則望一錢之用。而煒

爲之太遽。徒以片紙出令。使盡失其平。一路騷然。無不怨憤愁苦。其不致生事者。特天幸耳。是後倍費朝廷調護。爲之遣使。爲之集議。始則降官會。終則給交子。紛紜久之。中外寒心。僅得少定。至今追咎未已。猶未有以爲經久之計。識者方且憂之。雖得私錢粗息。所傷已多。是何異拔小兒之齒。齒雖得脫。而兒殆矣。如此處事。誰則不能。若非朝廷改圖。幾無以善其後。方是時。煒亦倉皇無策。幸而罷歸。得以苟免。尙足以爲功乎。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。其志可憐。前日之擾。非始謀所及。不忍廢棄。則可耳。今忽有旨。以其首議禁戢私錢。今已見效。依舊與監司差遣。若反以爲功而賞之者。誠恐此命一出。必致大駭物論。亦無以謝淮甸之人。臣雖甚愚。知其必不可行。故不敢以仇怨爲憚。冒昧奏陳。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指揮。少俟事體平息。錄之未晚。臣數犯天威。罪在不赦。惟陛下原貸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陳峴差知靖江府

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。亦厚矣。雖有過愆。陷于罪籍。未嘗終棄。遲以歲月。多按拭而用之。此朝廷之至恩也。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。彼雖有廢放之歎。我則有民社之重。平時旣無善狀。而又貪黷太甚者。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。而況帥藩乎。峴之處家。醜聲甚彰。棄妻之訟。人憤其冤。峴之居官。汙聲尤著。帥蜀之跡。最不可揜。前後章疏。指陳實事。臣不敢復論。頃除鄂渚。守臣公議。尙且不容。隨即寢罷。桂林重鎮。控制南方。非有才具。不足以應事機。非有廉節。不足以服遠民。其可使峴居之乎。閒廢雖久。衆尙斷斷。臣若不言。亦必有論之者。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之時。別選良牧。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。使士夫知畏公議。所

有錄黃臣未敢書行。

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

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。二十八日給事中黃裳繳奏。五月二日黃裳除兵部侍郎。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。因仍不決。遂至踰月。臣下罔測聖意所在。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。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風采日以振作。則朝廷益尊。寢以消弭。則廉陞陵夷。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。風采者國家之風采。必賴陛下主張。然後可爲。故自來中外之臣。所以畏朝廷者。以其有給舍臺諫也。所以畏給舍臺諫者。蓋以尊朝廷也。故非才而得美官。無故而求橫恩者。皆惴惴然不敢自安。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。一聞臺諫奏事。則又曰不至及我否。累朝以來。務謹重此選。使人不肅而嚴。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。況所貴于士夫者。爲其能存廉恥。侍從之官。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。小大之臣。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。不當辨說是非。卽合奉身而去。脫有不當。公論固存。不惟伸言者之氣。正以增朝廷之嚴。臣不敢更引古義。只以近事明之。淳熙二年。莫濟以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。因司諫湯彥邦論韓彥古職名事。後有貼黃云。初除職名。後省失于繳駁。莫濟自念前在後省。曾經書行。皇恐引咎。卽求補外。壽皇謂輔臣曰。濟何故求去。輔臣以實對。壽皇卽取入文字。揭取貼黃。而後付出。濟終不敢復留。壽皇亦聽其去。人皆以濟爲賢。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。是時習熟見聞。亦不以爲異事。近日一二士夫。明見臺諫推彈。乃敢睥睨復留。名爲引退。實有覬望。強復之氣。反出言路之上。曰喪廉恥。取笑朝野。不得已而後去。言者又與之俱。是以

風采摧頽。無復氣燄。汝諧士人也。一聞裳有繳駁。卽已出城待命。一再入奏。力求外補。固已深知事體。不復可留。陛下雖使就職。汝諧必畏公議。不敢效尤。彼莫濟初。無姓名在白簡中。推迹其故。猶自引去。矧汝諧親爲黃裳繳論。何顏復就從列。黃裳已蒙陛下眷留。臣不敢復論。然終以不得其言。而奪封駁之職矣。而汝諧秋毫不動。儼然居職。事理顛倒。公論不平。亦何以表率朝列。宣示中外。流傳四方。重取譏訕。雖欲以職事自見。亦無以爲容矣。臣愚欲望睿慈。重紀綱風采之地。全士夫廉恥之道。許其補外。以正事之體度。汝諧未敢就職。必再辭免而從之。則陛下退人以禮。汝諧處身有義。君臣之間。頗爲得體。實天下幸甚。臣誠不肖。攝事西掖。泯默憤懣。寢食不安。正以事未經申。不敢論奏。今而不言。則爲失職。是敢不避斧鉞。冒貢愚忠。伏惟陛下深察。早賜處分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鄭汝諧第二狀

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。鄭汝諧曰。不赴部供職。初四日嘗具奏繳。至今未蒙處分。初七日再準錄黃。鄭汝諧辭免。乞祠祿。或一郡奉御筆依。已降指揮供職。臣么麼攝承西掖。以論駁爲職。言語拙訥。不足以動天聽。汝諧之奏。旣勤。陛下親灑宸翰。必是已蒙省覽。其言曰。自叨除命之後。凡三遭省官論奏。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。而存給舍之紀綱。是其言可聽者一也。又曰。論事者罷。被論者留。不惟事體不順。而紀綱幾于盡廢。是其言可聽者二也。又曰。自始被命。至今已四十日矣。有合區處施行之事。不爲不多。乃以小除日。閱日已久。何必留臣。以啓多事之原。是其言可聽者三也。其說皆與臣言暗合。以此猶知人情本

不相遠。此天下之公言也。況黃裳一經繳奏。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。故處以王府舊職。而汝諧之命。謝深甫繳之。臣又論之矣。汝諧必知難以竝立。深甫與臣。又當如黃裳之引去。自此一有論奏。則先危其身。向來猶得與之俱去。去非臣子之所憚。與之俱去。事已可駭。今則論事者罷。被論者留。臺諫給舍。不復可爲。雖具其官。而職盡廢。其何以爲國乎。陛下若徇其請。付以外郡。以靖朝列。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。朝廷則可以正紀綱。振風采。汝諧則可以全去就。知廉恥。上下兩得之矣。近來事緒日出。論駁日至。煩瀆聖聽。皆非得已。陛下本務安靜。而滋益多事。臣愚不避萬死。伏望聖慈。採之公論。付之無心。刻印銷印。惟是之從。使朝廷肅然。是非別白。實爲幸甚。不然。恐紛紛未已。徒駭觀聽。無益也。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。此特其一爾。欲望先賜宸斷。俯從所乞。他日如欲用之。亦未爲晚。上項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鄭汝諧第三狀

臣備數左史。誤蒙聖恩。兼攝西掖。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。曾經給舍繳奏之後。得旨令日下供職。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。臣兩具繳奏。未承處分。又蒙宣諭書行。臣以愚忝固執。不敢奉詔。伏念臣以么麼小臣。區區抗論。實非有他。正爲朝廷維持紀綱。庶幾後省猶有官守。然自知荒陋之文。不足以立雷霆之下。朝夕俟命。靡遑寧處。今茲再降指揮。仰窺聖意。以汝諧爲有才。故排羣議而用之。萬鈞勢重。罪無可逃。三諫不從。臣可以去。不敢更有繳奏。但以上件錄黃。難以書行。臣亦無顏復玷朝列。謹具奏聞。見今居家俟命。伏望聖慈。將臣早賜罷黜。庶免久妨賢路。冒犯宸嚴。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至。所有錄黃。臣未

敢書行。

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

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。後有繳奏。蒙陛下採納。雖許其趨走于禁中。而外廷之議獲伸。告命不給。俸祿不支。仰見皇明洞燭。足使近習屏氣。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。臣亟取會數目。除追納及賣過外。所餘不多。若不必深較。然事體所關。則有不可。陳源罪惡貫盈。死有餘辜。幸蒙寬宥。復備使令。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。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。則賞罰近于無章矣。且其前後賜賚。及其侵盜。其數不貲。今其所餘田產。不滿萬緡。雜物稱是。又多不可售之物。舉以與之。豈惟不足以示恩。適所以啓寵納侮。且小人無厭之求。其勢未必遽止。臣愚欲望聖慈。追寢上件指揮。以絕姦萌。不勝幸甚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書行。

繳封樁庫取金銀

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。蓋以乘輿服用之餘。別儲以備邊費。壽皇置封樁庫。亦欲蓄于無事之時。以爲有事之用。非若前代瓊林大盈。專以爲私藏而輕費也。故累朝惟聞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給。借用或至百萬。償還不足。往往貰之。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。高宗皇帝嘗曰。祖宗儲積內帑。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。此眞陛下所當取法也。今日比祖宗時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。專仰東南以立國。取已竭澤矣。州縣困乏。田里憔悴。重以去年水旱。所在饑荒。江上流殍盈路。往來皆能言之。聖慈力加賑恤。所濟無幾。二麥未熟。可爲寒心。當今別無生財之道。惟賴陛下身履恭儉。愛惜財用。禁戢貪暴。檢柅姦弊。尤恐不給。而竊

聞內庭宴飲無時。費用無度。內帑所積。支用不貲。既不領于有司。無從知其虛實。然觀屢降指揮。多取椿錢物。則所謂當亦不妄。臣職分戶房。每見宣取數多。實爲驚懼。蓋今日民財竭盡。既不在民。則當在官。而經費既不可減。用之又如此不節。封樁家計所儲。正自不多。若如此支用。又將竭矣。內帑既虛。封樁又竭。國將奈何。古者無三年之蓄。猶曰國非其國。而況虛竭如此。豈細故哉。臣職當論奏。正以每降指揮。必以恭奉三宮爲名。故臣子不敢有言。然而外議籍籍。謂所取之錢。多爲內廷浮費。不過支散樂工。賜予近幸。日甚一日。如此以江海實漏卮。山林供野燒。豈有紀極哉。州縣上煎下迫。不惟民不堪命。吏不得息。縣旣不可爲。州亦無少寬。監司例被督責。版曹日憂不足。椎剝疲民。取其膏血。百十之逋。動遭鞭撻。取之盡錙銖。用之如泥沙。豈不可痛哉。今月十三日。連有兩項錄黃。其一曰。令封樁庫支銀八萬兩。會子二十萬貫。赴內藏庫供納。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。至尊壽皇聖帝。壽成皇后使用。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。至今未曾再駕。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。旣欲以錢糧爲恭請之用。臣敢不書行。又一日得旨。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。銀五萬兩。內藏庫送納。此項實爲無名之費。一日兩指揮。前者則爲奉重親之用。猶爲有名。如後一項。則爲不可。府庫陛下之府庫。微臣安敢方命。誠願聖慈惻然興念。毋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。以固邦本。以保宗社。夫二萬之金。五萬之銀。在陛下富貴之極。視之若不多。以民間計之。不知爲中人幾家之產。細民幾萬之資。州縣取之于民。不知用多少筭筭。竭多少資產。輟多少衣食。而後得此。故拳拳爲陛下言之。望俯鑒愚衷。收還詔旨。務爲節儉。以益聖德。以寬民力。實天下幸甚。所有錄黃。臣未敢